

旅行的意义

●时嘉艺

我坐在开往广州的列车上,四季的风景伴着自北向南的铁轨依次排开;建筑由白墙红顶变成青砖灰瓦,土地由大片的原野切成了小块的梯田。人影映在车窗上,和窗外时阴时晴的天空重叠在一起,如同电影里不真实的美景。旅行所需要的东西极少,碧落霞霞足矣。我看看八点钟的天空,是一片辽阔的绚丽,像打翻了染料桶。

旅行是什么?是不是被小长假的浪潮席卷着,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?在风景区门口匆匆合一张影,留下剪刀手和人人攒动的背景;品尝了当地小吃,发现还不如自家楼下的煎饼更合胃口,最后风尘仆仆回家,带着大包小包的特产,还不忘发个微博以示纪念。其实,那沿途的风景,路上的细枝末节才是旅行的意义。

我远离一个城市,奔赴另一个城市,带着窥视的兴奋感,跟着当地生活的节奏和步伐,不会在街头偶遇熟人,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。

早晨,和当地人一起寻访最正宗的早点。广州老街街的粥最是让人迷恋,简单平凡却又百吃不厌。在小店里与萍水相逢的人并肩而坐,坐在我身边的一对老夫妇,老太太要的是食客必点的艇仔粥,香糯的粥里裹挟着鲜虾、鱼片、蛋丝和葱花,装在古朴的砂锅里,老大爷点的则是一碗白粥,配一碟酸豆角,两人埋头进食,每喝一口便是生活的满足感。他们时而抬头对望,不必言语。吃过早饭,老大爷搀扶着妻子下楼,颤颤巍巍,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呵护。

参观陈家祠堂时,遇见了一个蹭听导游讲解的女学生,她穿着很干净的白色校服T恤,清瘦的肩膀上背着书包和相机,静静地跟在我们身后。导游每每讲起一段历史,她便在本子上认真地记下。我悄悄瞄了一眼,本子上还插下了古窗上的雕花。我们离开的时候,她正伏在一块石板上奋笔疾书,她和那块百年石板贴得那么近,应该能更清楚地听见历史的心跳吧,再把这历史的心电图一笔一画临摹在书卷里,刻在她年幼的记忆里。

如果行程还不疲惫,不妨体验夜晚街头漫步。旅行淡季的广州街头,车辆极少,甚至有人在自行车道上长跑。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,路两边的行道树是南方特有的榕树,长长短短的气根垂地又生根,让人有穿越热带雨林的错觉。穿过纵横交错的小路,对于没什么方向感的我来说,就像一颗棋子迷失在巨大的棋盘之中。偶遇迷路的游客,见我穿着运动衣,还以为是散步的当地人,就问我问路,我只好说一声抱歉,解释自己也是游客。不过,若不是这番点缀,真恍惚以为自己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好久,每晚都习惯在这街头随意散步。

当我踏上返程的列车,不由觉得一身轻松。在陌生城市的短短几个日夜里,能够让人释怀灰暗的日子,可以对生活报以一笑。就像歌里唱的:旅行,是山水遥遥的距离,是埋葬记忆的枫树林,是飞鸟掠过低垂的暮云,是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,是流连着的电影般的美景。于是,我听着喜欢的歌,走在路上,感受世界平行地与我擦肩而过,期待更好的风景?

一树蝉声片影斜

●黄丽城

窗外,烈日炎炎。那颗枝繁叶茂的梧桐树在如潮热浪中仿佛一尊雕塑,纹丝不动。孤独、寂寞是它此刻的写照。

我手执书卷,临窗静坐。读到刘长卿的诗句“草色青青迎建隼,蝉声处处杂鸣蝉”时,窗外竟真真切切地响起了清脆的蝉鸣声。

那鸣声清亮悦耳,仿佛被水滤过一般,脆生生的,不带半点杂质地穿过繁枝茂叶,直抵心扉。竖耳倾听,我烦闷的心瞬间便为那股空灵的空绝唱颂。

循声望去,窗外不远处那满树的青青翠色中,枝干上正贴着几只蝉,不知疲倦地唱着,大有“歌声振林樾”之势,而我却没有“意欲捕鸣蝉”的雅兴。这么燥热的夏天,连个人影都见不着。若不是这一树蝉声,我不会注意到窗外的一切寂静得仿佛窒息了似的。

忽然间,我想起了清代张潮《幽梦影》里说的:“春听鸟声,夏听蝉声,秋听虫声,冬听雪声……方不虚此生耳。”如此想来,在尘世间,能怀着悠闲的心境聆听世间万物的声音该是多么美妙的享受啊。

偶遇不如巧遇。这么难得的机会,怎能错过?于是,放下案头书卷,泡杯普洱,于茶香四溢、水气袅袅中,放下心中杂念,静坐窗前聆听蝉声。

日光依旧毒辣辣地晒着大地,就连偶尔飘来的风也裹挟着一股热浪。看着茶杯里慢慢舒展的茶叶,听着蝉一声“知了……知了……知了”地激昂高歌,它们欢快的鸣声在空旷的树端如一朵飘逸的云,悠悠飘荡;亦如一缕青烟,在枝繁叶茂间袅袅散开;更如一首激昂的歌,激情澎湃。

都说雄蝉鸣叫是为了吸引异性。然而,想到蝉的幼虫羽化成蝉之后的短暂生命,听着它们充满激情的歌唱,我宁愿相信它们是为着生命而歌唱。不是吗?当所有的人和动物都把自己隐藏在阴凉里时,如若没有对生命的热爱,蝉怎能如此不畏炎热而引吭高歌?在这寂静得有些乏味的午后,听着蝉鸣,我的心竟变得莫名的笃定。种种生活琐事和万般烦恼仿佛被清脆的蝉声一一滤过,不留半点私心杂念。

日光渐斜,蝉声依旧。不知不觉间,穿过五味、婆娑的树影已变成窗前点点斑驳。那一树的寂静与孤独,因了一树蝉声的相伴,便多了些尘世的繁华与喧闹。而我的心却因了一树蝉声的涤洗,多了几分清明与洁净。



谈言亭

说“獬”论廉

●究诗平

参观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河南省内乡县古县衙,矗立在县衙大门对面的大型照壁吸引了我。照壁正中,绘有一个形似麒麟的四不像怪兽,据导游介绍,这个怪兽叫“獬”。它非常贪心,不吃五谷杂粮,专吃金银财宝,连八仙的宝贝都被它霸占了,它却不满足,还要想吃天上的太阳,结果没能靠近就被太阳给烤死了,最后掉进了大海。坊间所说:“人心不足蛇吞象,贪心不足吞太阳。”指的就是“獬”。查阅资料知道,照壁绘“獬”,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首创,意在用图画为成语,告诫官员要以“獬”为戒,切莫贪得无厌。

“獬”虽贪婪,但终究属于神话传说,而古往今来的一些贪官,与“獬”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西晋石崇,靠杀人越货,卖官鬻爵发迹,夸富斗豪,不可一世,最终为权人所妒,身死家灭。清代和坤,雁过拔毛,富可敌国,赫赫一时,最终落得个“和坤跌倒,嘉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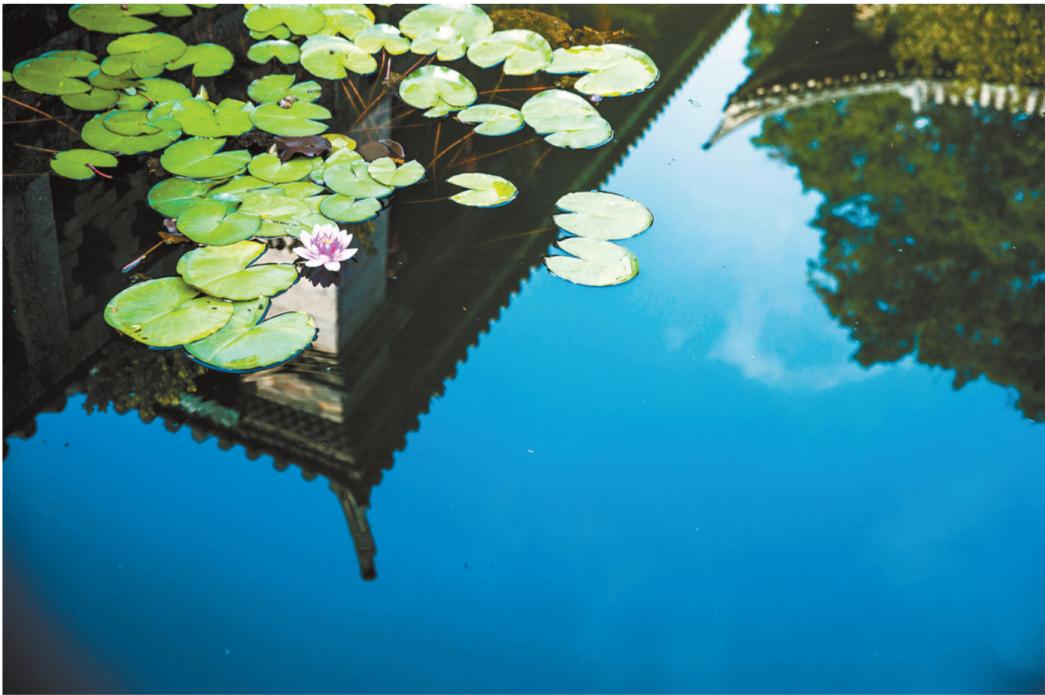
吃饱”的下场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,出身农家,父亲早亡,靠小脚母亲含辛茹苦拉扯成人。晋身高位后,对情妇一掷千金,对八旬老母却一年难得见上一面,临刑前才想到“对不起母亲”。

无论是传说中的怪兽“獬”,还是人世间贪得无厌的官员,最终的下场都是极其悲惨的。《韩非子》云:“贪如火,不遏则燎原。欲如水,不遏则滔天。”人为为官关键是管住自己的欲望之心,节制私欲。因此,奉劝为官者不妨经常参拜照壁,告诫自己要抵挡住诱惑、不贪不占,如此方能“廉不言贫,勤不言苦”。

其实,廉与贪,一个白,一个黑,自古人们都喜欢清廉的官员。两袖清风,一身正气,刚正不阿,就是人们对清官的赞赏之词。一些关于廉洁的名言也为人们所铭记,比如孔子的“不饮盗泉之水”,子罕的“以不贪为宝”,岳飞坦言“文官不爱钱,武将不惜死,天下太平

矣”,于谦“粉身碎骨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”,等等。相比之下,贪官们的身后之事则相当悲凉。当年“河北第一秘”李真伏法后,母亲和儿子带着他的骨灰到张家口老家,居然无处可以归葬。贪腐之人,生前遭人唾骂,死后无处安魂,道德之卑下,人心之鄙视,可见一斑。

或许正因为此,一代清官包拯立下家训:“后世子孙仕宦,有犯赃滥者,不得放归本家,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莹之中,不从吾志,非吾子孙。”明朝袁崇焕曾有一联:“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,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。”清如秋菊何妨瘦,廉似梅花不畏寒!无论历史如何变迁,无论时代怎样发展,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、人民的期盼、幸福的源泉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利益面前有一颗平常心,守住廉洁关,并把廉洁作为一种家风世代相传。



倒映

程雪力 摄

听风说话

●一春

趁着夜色,走出村子。这个叫盐坡尾的村落一下子仿佛隐入虚无。其实也并非虚无,是一片模糊的背景把村子挪到身后了。

走着走着,便上了山坡。脚下软软的,是在夜色中依然精神的草。它是牛们、猪们、鹅们的灶房。

我回头望盐坡尾,这个村子却反而清晰起来了。

高而柔弱的竹子,一株连着一株,不知多少株连在一起,它们摆成一个椭圆形的阵势,把一间间的房子圈在里面。房是砖瓦房,砖是青砖,瓦是黄瓦,清清爽爽的三三两两结伴而坐。房子旁或黄麻,或竹子,或丝瓜,甚至是一垄葱、几株生菜,都清清楚楚。

月儿升上来了。像过年时节孩子的脸,因兴奋和无以言表而红并光亮着。它四处瞻望,好奇地巡视每一个角落。

月的目光就是此时我的目光,水银泻地一般禁不住流向四周。然而,什么具体的物事也看不清。村子、房子、远处起伏的群山,仿佛画里的事物,都在白光中那么模糊而遥远。

对蒜陌生的人不会太多。饭店的厨房,农家的屋檐,哪里不挂着几串?捧一颗大蒜在手,掌心里一片很有质感的白,或是一片很富贵的紫。如此好看,让人忍不住掰开蒜头,去掉皮,光滑细腻就在口腔里流转了,只是不一会儿你很可能就会泪流满面,口唇发辣,辣的啊!可是口腔里津液横流,胃口也就有了。

其实,我对蒜一直不大喜欢。小学时的某段时间,学校里流行脑膜炎,有个与我同年龄的男同学死了,一时间,整个乡村陷入恐慌。村里的赤脚医生说吃生大蒜可以防治脑膜炎,小哥哥先嚼了一瓣,很享受地朝我脸上哈了一口气,那气味又辣又臭。我发誓,就算会死,也不吃那东西。小哥哥不管,拿起弯刀柄,对着几颗蒜子一阵猛挥,用勺子舀起蒜泥,捉住我的脸颊,往嘴里灌进几大勺。那场脑膜炎流行过后,好几个同学留下了后遗症。小哥哥很是得意,总是说:“要不是我,你还不是和他们一样!”

初中时,疯狂地迷上了历史。有一天,偶然读到了《离骚》里的句子:“矫菌桂以纫蕙兮,索胡绳之纚纚。”据说里面的胡就是胡蒜,也就是我们身边的大蒜。那么久远的历史,不由得对它有了一点儿好感。十二岁,对一切都充满好奇,更爱标新立异,“索胡绳之”,生活的贫困让人想买根发带都不容易,屈原说了,用蒜绳编成绳子又长又漂亮,果然,我的半长的头发用黄黄的大蒜叶拧成的绳子扎起来别有一番风味,在校园里赚够了回头率。屈原外,我最喜欢张骞。

或者是他们把惆怅都深埋心底,像保护传世珍宝,成为人人遵循的自觉传统。

也许是吧。于是他们成为这个村子的主人,成为这方水土的一部分。是的,我分不清村里的人、狗、山坡、树、草儿,谁是谁的主人?如果没有了其中某些部分,某些情节,即使少了今天这样的夜晚,村子可还是这样的村子?草儿可还是这样的草儿?

如果没有了这样的村子,哪还有像我这样的人?背叛了脚下的泥土,却又一辈子摆脱不了山野的气息及村落、山坡,甚至狗啊、草啊的吸引!泥土滋长着枯荣,大概也滋长着我不止惆怅这么简单的情绪。

月还在斜斜的远处好奇地瞪眼张望。草儿、花儿、高高矮矮的树,纤纤缕缕,清晰可见。宁静、寂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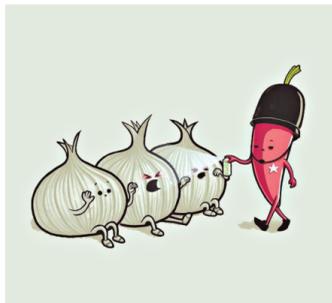
凉意不知不觉隐隐而来了,我不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。

没有风,是降露水了。风没来,隐隐约约听见风在村子的背后轻轻说话。

一个人坐在离村子不远的山坡上,我听到了风在说话。平静的语言,却让身边的草儿哭了。

蒜香一瓣

●一沁



张骞出使西域,天天食肉,不禁厌倦,西域的朋友向他推荐了一种调味品,粗糙的陶碗里放着一枚枚白生生肉乎乎的半月,他小心地捡起一枚放进嘴里,辛辣一点点地绕过了舌尖,嘴里有了涓涓细流。归途中,骆驼背上满满的,其中就有让张骞开胃的大蒜。

蒜的吃法因地而异,北方喜吃生蒜。大嫂是东北人,第一次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,把馍分开,在中间夹上生大蒜,嚼得脆响,我们全家讶然。嫂子疼我,那年寒假的十几天里给我赶织了一件红色的毛衣,温

暖的毛衣里裹着大蒜的香味。我还曾带着嫂子在山边的荒地里寻觅野蒜,香味更胜过大蒜,辣味却没大蒜那么浓烈。嫂子煮了一大铁盆的一锅烩,肉、粉丝、白菜、鸡块、香菇,起锅后,加上绞成一团的鲜绿的野蒜,肉香入味,肉香飘远,突然觉得这种吃法很有一种豪爽不羁的味道,心里瞬间升腾起一股直上云天的豪情。

南方山水柔媚,习惯过滤一下大蒜招摇的气息,加热炒熟,有“生葱熟蒜”之说。每年立秋过后,母亲都要整理好地块,种下一畦畦的大蒜。我们总是渴盼客人到来,那时母亲会去缸底捡一小块腊肉,先在锅里焯掉上面粘着的咸菜叶子,切成寸许长短的薄片,肥的晶莹,瘦的赤红,加上青白的蒜茎、洁白的蒜头爆炒,浓烈的香味,任你再有再好的定力也难以控制自己蠢蠢欲动的味蕾。吃饭时,兄弟姐妹的眼睛和筷子一起盯上中间的那个碗,只等客人吃完饭就不声不响地你争我抢。母亲总是微笑着给我们均分。据说,大蒜和动物蛋白一起炒制,可以让动物的蛋白更容易让人体吸收。所以说,首个用大蒜烧制肉类的人算是天才。而母亲不仅是天才,还是最好的一杆秤。虽然家穷,母亲给我们的温暖一点儿不少,即便是最弱小的孩子也觉得母亲的分配最是公平。

如今母亲身体不方便,已经两年不种大蒜,当然也不能为我烧制大蒜腊肉了。我也烧过,自己烧自己吃,或许是蒜没烧熟,有些辛辣,或许是没有看到母亲在旁边宽厚温暖的笑,竟至掉下泪来。

盛夏的夜晚,寨墙岗子上的树林里,不约而同地聚集了纳凉的老少爷们儿。大家躺在林子里,仰望满天星斗,享受着从村外吹来的凉风。

这时候,大人们喜欢讲鬼故事,乡下鬼故事特别多。漆黑的夜晚,鬼故事听起来更吓人。大人们绘声绘色地讲着,常常听得我毛骨悚然,两只眼睛不敢向四周张望,生怕有鬼从旁边悄无声息地冒出来。

不敢向四周张望,就把目光投向辽阔的天空。直到现在,我都特别怀念那时候夏天的夜晚。苍穹悠远,月光皎洁,群星璀璨,一道白亮亮的银河悬在天际,织女、牵牛二星在两岸深情遥望,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。我常常是看了星星看月亮,看了月亮再看星星,直到进入甜美的梦乡……

“剥啄”是个温柔的词语,意为轻声叩击,屈指悬腕,轻叩或轻弹。此时当寂静,剥啄有声,声声寂远,告诉屋内人:我来看看你了。脸上是带着微笑的。

张中行老人写《剥啄声》时,年岁已高。他说:“是一年以来,也许越老心情反而不能静如止水吧,有时闷坐斗室,面壁,就感到特别寂寞,也就希望听到剥啄声。”渴望被记得,被造访,以破岑寂,哪怕放下手中活儿,搭上几瓶酒。

剥啄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温柔造访。恋爱中的人当有体会,手机铃声、QQ提示音,定是要开到最大的,等着剥啄声起。那人或是忘了,或是忙着,暂时没来消息,就常常念叨,风拍门环,虫鸣野草,任何一种声音都会误以为是伊人剥啄。

最有名的剥啄声,当是贾岛的“僧敲月下门”了。僧夜归,明月在天,万籁俱寂,想必小徒已然睡熟了吧?想着他的睡态,或是念着适才与朋友畅谈的快乐,脸上的月光便是欢快的。他轻屈指,“笃……笃……”剥啄,惊醒池边宿鸟。

韩愈说,以“敲”字较好,温润,夜静声远。朱光潜说,未必,若是他夜归山寺,门内无人,寺门自掩自开,当以“推”字为好,也是吱呀有声,更寂寥悠远;若是访友,则以“敲”字为好,诗意温暖。他们都是内心寂寞烂漫的人,剥啄三两声,便微笑等候,少顷便有跋履声急急赶来,开门吱呀,月光洒入。

剥啄是发生在莫逆之间的,但时过境迁,江湖夜雨十年灯之后,参商难遇;尚能忆起桃李春风一杯酒的,尚能酿一程水一路来看你,来剥啄你的寂寥和狂喜的,举世能有人?剥啄也有了几分沧桑的意味、炎凉的况味。穷达之间,剥啄自是不同,却也难怪世人。于是高士宁愿寂寞,亦不愿接受性情不合者的殷勤剥啄。韩愈作《剥啄行》:“剥啄啄啄,有客至门。我不出迎,客去而嗔……”罗大经结庐山中,“每春夏之交,苍藓盈阶,落花满径,门无剥啄,松影参差,禽声上下。午睡初足,旋汲山泉,拾松枝,煮茗苦啜之。随意读《周易》《国风》……”这样的“门无剥啄”,岂非比门庭若市好得多?最旖旎的剥啄,莫过于深山古寺,书生窗前读书,忽闻笃笃有声,开门时,有人含羞倚立,脸飞红霞,颜如花。也有调皮的狐仙,清代阮升基《修业兴县旧志》载:“是日宿戚袁氏家,闻剥啄声,出视无所见。”人耶?仙耶?只惹得阮郎一腔情思,化作悠悠叹息。

剥啄声是温柔的,温暖的,难怪张中行老人惦记盼望。有妙人佳友剥啄于月夜、雨夜、雪夜或是暮春、初夏、深秋,弈棋或闲谈,品茗或饮酒,岂非快事?能够从容应对剥啄者,定是坦荡之人。麦克白夫妇弑君成功,听到有人剥啄,吓得两股战战。俗话说:“不做亏心事,不怕鬼敲门。”鬼其实是内心恐惧的影子,是它同外界的邪恶里应外合呢,那剥啄声,可能是在心里面敲的。

纳凉

●白军峰

我小时候,乡村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。每到暑伏天,大人们大都在脖子上搭条羊肚子毛巾,腰里别一把蒲扇。因此,在我的记忆里,青青圆圆的蒲扇是夏天人们纳凉时最亲密的伙伴。

盛夏酷暑,纳凉是乡邻们一天之中最惬意的幸福时光。故乡白楼村四周的寨墙岗上生长着高大的槐树、榆树、柳树、桐树、楝树,浓荫蔽日,俯仰生姿。纳凉高树下,直坐落花中。

白天,来树荫下纳凉的多是大人,上年纪者居多。通常携一凉席或小马扎,也有席地而坐的。人坐岗上,脸朝村外,清风徐徐扑面吹来,顿时气爽神清。树荫下,人们临风唠嗑儿,聊一些陈年旧事,小村趣事,如涓涓细流,绵绵不绝,似乎在传唱着一首古老的歌谣。枝头是蝉儿高唱,远处有蛙鸣悠扬。蝉鸣蛙鸣又似乎是天然鼓点和伴奏。直到有人在村中大声叫唤:爹,回家吃饭嘞!方渐渐地曲终人散。

不同的是,大人们纳凉的地点多在树荫下,而孩子们则是村里村外的河塘里。

三伏天,放了假的孩子们便泡在村子里的水塘和村外的小河里。水塘小河,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是孩子们的乐园。一大群一大群的孩子聚集在不大的水塘里、小河边,如同蛤蟆蝌蚪一般多,凫水、戏水、打水仗,闹得跟云南的泼水节一般。

孩子们戏水时喜欢排着队或者一排一排地站在河岸的高处,赤条条向水里跳,扑通扑通地蹦下水去,下饺子一般。轮番上阵,不知疲倦。在水里一泡就是整个上午,直到爹娘唤儿吃饭的叫喊声此起彼伏,渐渐地近了起来,才慌忙蹬上小裤衩,连滚带爬地向家里跑去。

乡村老屋大都坐北朝南,北墙上没有窗户,密不透风,形不成对流。三伏天气,闷热难当,难以入眠。每到傍晚时分,家家户户都把床从屋里搬到院子里乘凉避暑。

把床从屋里搬到院子里,也不算大动干戈。毕竟那时候家里的床大多是软床,也就是“绳床”,是用几根木棒和一根绳子盘成的。时间久了,中间成了网兜儿,就重新盘紧。

软床上铺张光滑的苇席,凉风习习,要比屋里凉快得多。但院里老树上隐藏着许多知了,哪怕是夜深人静,依然在枝头上兴奋地高唱着,有时还会突然撒起尿来,像下小雨一样,喷淋在树下已入睡者的脸上,凉丝丝的。

但由于有院墙阻挡,院墙外的凉风还是不能够顺畅地进来。许多时候,男人们会带着孩子(大多是男孩子),掂着席子或扛起草床,到寨墙岗子上的树林里纳凉。

盛夏的夜晚,寨墙岗子上的树林里,不约而同地聚集了纳凉的老少爷们儿。大家躺在林子里,仰望满天星斗,享受着从村外吹来的凉风。

这时候,大人们喜欢讲鬼故事,乡下鬼故事特别多。漆黑的夜晚,鬼故事听起来更吓人。大人们绘声绘色地讲着,常常听得我毛骨悚然,两只眼睛不敢向四周张望,生怕有鬼从旁边悄无声息地冒出来。

不敢向四周张望,就把目光投向辽阔的天空。直到现在,我都特别怀念那时候夏天的夜晚。苍穹悠远,月光皎洁,群星璀璨,一道白亮亮的银河悬在天际,织女、牵牛二星在两岸深情遥望,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。我常常是看了星星看月亮,看了月亮再看星星,直到进入甜美的梦乡……

温柔的剥啄

●董改正

“剥啄”是个温柔的词语,意为轻声叩击,屈指悬腕,轻叩或轻弹。此时当寂静,剥啄有声,声声寂远,告诉屋内人:我来看看你了。脸上是带着微笑的。

张中行老人写《剥啄声》时,年岁已高。他说:“是一年以来,也许越老心情反而不能静如止水吧,有时闷坐斗室,面壁,就感到特别寂寞,也就希望听到剥啄声。”渴望被记得,被造访,以破岑寂,哪怕放下手中活儿,搭上几瓶酒。

剥啄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温柔造访。恋爱中的人当有体会,手机铃声、QQ提示音,定是要开到最大的,等着剥啄声起。那人或是忘了,或是忙着,暂时没来消息,就常常念叨,风拍门环,虫鸣野草,任何一种声音都会误以为是伊人剥啄。

最有名的剥啄声,当是贾岛的“僧敲月下门”了。僧夜归,明月在天,万籁俱寂,想必小徒已然睡熟了吧?想着他的睡态,或是念着适才与朋友畅谈的快乐,脸上的月光便是欢快的。他轻屈指,“笃……笃……”剥啄,惊醒池边宿鸟。

韩愈说,以“敲”字较好,温润,夜静声远。朱光潜说,未必,若是他夜归山寺,门内无人,寺门自掩自开,当以“推”字为好,也是吱呀有声,更寂寥悠远;若是访友,则以“敲”字为好,诗意温暖。他们都是内心寂寞烂漫的人,剥啄三两声,便微笑等候,少顷便有跋履声急急赶来,开门吱呀,月光洒入。

剥啄是发生在莫逆之间的,但时过境迁,江湖夜雨十年灯之后,参商难遇;尚能忆起桃李春风一杯酒的,尚能酿一程水一路来看你,来剥啄你的寂寥和狂喜的,举世能有人?剥啄也有了几分沧桑的意味、炎凉的况味。穷达之间,剥啄自是不同,却也难怪世人。于是高士宁愿寂寞,亦不愿接受性情不合者的殷勤剥啄。韩愈作《剥啄行》:“剥啄啄啄,有客至门。我不出迎,客去而嗔……”罗大经结庐山中,“每春夏之交,苍藓盈阶,落花满径,门无剥啄,松影参差,禽声上下。午睡初足,旋汲山泉,拾松枝,煮茗苦啜之。随意读《周易》《国风》……”这样的“门无剥啄”,岂非比门庭若市好得多?最旖旎的剥啄,莫过于深山古寺,书生窗前读书,忽闻笃笃有声,开门时,有人含羞倚立,脸飞红霞,颜如花。也有调皮的狐仙,清代阮升基《修业兴县旧志》载:“是日宿戚袁氏家,闻剥啄声,出视无所见。”人耶?仙耶?只惹得阮郎一腔情思,化作悠悠叹息。

剥啄声是温柔的,温暖的,难怪张中行老人惦记盼望。有妙人佳友剥啄于月夜、雨夜、雪夜或是暮春、初夏、深秋,弈棋或闲谈,品茗或饮酒,岂非快事?能够从容应对剥啄者,定是坦荡之人。麦克白夫妇弑君成功,听到有人剥啄,吓得两股战战。俗话说:“不做亏心事,不怕鬼敲门。”鬼其实是内心恐惧的影子,是它同外界的邪恶里应外合呢,那剥啄声,可能是在心里面敲的。

